

平生首次登讲台趣忆

老朽血管里流淌的是老爸
倔强脾气的血液。

60年前的一件往事,便是我
倔强脾性的佐证之一。那时
我在北师大中文系五年级时教
育实习期间发生的趣事。

师范生在毕业前最后的
阶段,都是要经历教育实习
这一关的。我当时实习的地
点是北京市延庆县永宁中
学。很幸运,我所在的实习
小组,带队老师是我们系名
望很高的外国文学资深讲
师杨敏如先生。杨先生对苏
联文学和欧美文学研究有很
深的造诣,且课上得很出彩。
她无须看课本,讲起课来形
象生动,滔滔不绝,简直就
如在朗诵抒情诗,吸引力极
强,受到所有学生的好评。本
来,我对她很崇拜,也深感有
这么一位高水平老师带队是
我的幸运。

可万万没想到,她在指导
我们写教案时,反倒要求很
刻板,教学准备、教学步骤、
教学重点和难点、互动环节
等等,必须绝对按规定的套
路要求写,否则就不通过。
她的苛刻要求,对我则是个
紧箍咒。因为我从来不想完
全照搬所有的条条框框,尤
其想在教学重点和难点环
节,通过必要的互动,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提升教学效
果。因此,我的第一稿教案,
是既参照了杨先生要求的
原则规定,又加上了自己对
课文的理解,特别设计了互
动环节的创新性、针对性和
灵活性。没曾想,教案交上
去后,杨先生很生气,劈头盖
脸批评我说:“你怎么回事?
还没会走路,就想学着跑步
吗?创新

对你们这些嫩生来讲,还早
着呢,给我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在
写!”没办法,我只能按她为我
立的提纲重写了一遍。交上去,
依然没通过。

按照实习规定,带队老师
没通过的教案是不能上讲台
的。按照杨先生的要求,我改
来改去,直到第四稿才勉强通
过。可是,她通过的教案我自
己又通不过。因为我觉得,如
真这样上课,我既对不起学
生,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经
过几天的苦苦思索,我心生一
计,交上去的教案是她通过
的,可真正上台讲的教案却
是我的第一稿。当时,虽也心
有忐忑,怕万一杨先生不高
兴了,给我穿个小鞋,可咋办
呢?思来想去,还是倔强的性
格战胜了让步。

我带的是初三(2)班,该
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整
个延庆县的名师。我的第一
堂课,这位名师把该校校长
和教导主任都请来听课了。
结果,满堂彩。同学们反响
热烈,下课时给了我炸裂般
的掌声;校领导肯定地评价
“讲得很活”;而名师班主任
听完课后,干脆把班主任工作
也交给我做了。最没想到
的是,性格开朗的杨先生听
完课后,兴奋得笑靥如花,
从教室后面兴冲冲地跑到
讲台前面握着我的手称赞
说:“互动环节的火候掌握得
恰到好处,真不错。”我相
信,杨先生的表扬是由衷之
言。恐怕因她审读了全组
实习生那么多的教案,早已
忘却了我用的是自己的第
几案了。

不过,后来听汤兰珍告
诉我,我的教案几次不通过,
还是在整个年级里被传得沸
沸扬扬,尽管我有些不信。

一起走过
江天舒

西行情缘续到今



1995年,“西行群”初见时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2018年,“西行群”重逢时在浙江塘栖古镇合影。

分别来自杭州的章先生、南京的付女士、上海的张女士,还有常州的我,从相识、中断,到叙旧、结伴,一晃已近30年。真可谓有一种缘分叫重聚。

我们相识在1995年秋。那年到西北参加一个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当时须到上海
乘机至兰州。我是第一次西行,对漫
漫丝路充满期待。到兰州中川机场,
接站的兰州高新区管委会同志热情相
迎:“一下子接到了4个高新区的,真
是缘分啊。”原来,互不认识的章先生
、付女士、张女士和我坐同一趟航班,
太巧了,大家相视而笑,算是相识。除
去会议中的正襟危坐,在参观高新区风
貌、观赏黄河边风情时,4个人自然而
然走得近些。又同行于河西走廊,在
敦煌莫高窟前,4人留下了这张合影。

相聚总是短暂的。分别后每到新
年之际,便互寄贺卡遥致祝福,也因高
新区之间的参观交流见过几面。千禧
年前后,我曾组织常州高新区报通讯
员到杭州高新区采风,章先生热情接
待,精心安排,使我们收获颇多,受益
匪浅;付女士曾带领她分管的南京高
新区社会事业条口人员来薛家镇学习
市场管理,我自然联系妥帖……当然,
随着时光流逝,联系渐少,彼此之间,
安放于心。

2017年底,我出版散文随笔集
《悠游之邮》,其中诸多篇什写到了那
年西行难忘经历,并有章先生在敦煌
寄给我的邮资明信片。我忽然有了赠
书叙旧的想法。好在和章先生的联系
一直没断,通过微信,很快聊得火热,
彼此说到那年4人同机西行,于是又
生出寻人之念。只是20多年前,留下
印痕的除了那张合影,还有就是不同
时期的名片,我翻出来,从手机号打到
办公室电话,不是停机就是空号。好
在如今资讯发达,终究有办法把人找
到。于是,互加微信再建群,在“95西
行群”微信里,当年同机到兰州的4人
集结了。我率先发上翻拍的莫高窟门
楼前合影,于是,“看看当年的风华正

茂”“想念大家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留言不绝,他们感谢我的“用心费心,
使大家汇聚到了一起”。我想,更要感
谢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便捷的即时通
信,能够让我们隔空畅聊。聊着聊着,
自然聊到了要“约”“走起”。

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4人所
居住的城市,“4人1聚”,就从老大哥
章先生所在的杭州起步。目标好定,
选时确不易,又要兼顾工作,又要安顿

家事,还要避开高温,到了2018年11
月初,4人终于在分别23年后再次相
见了。从大漠戈壁的初遇到西子湖畔
的重逢,变的是年龄,不变的是情谊。
当我们把足迹留在河坊老街、塘栖古
镇、湘湖烟波之时,岁月也定格了我
们的情缘。临别时,付女士成诗一首:
“鸣沙山孕敦煌梦,廿年后聚钱塘江,
秋雨风风吹叶静,柳堤湘湖续华章。”
不仅概括了重逢之前因后果,还把4
人的姓或名“藏尾”于诗。

三星村人可谓上黄人类先祖的
杰出后裔,生活在华夏诸氏族产生共
祖的前夜,即将跨进伟大的中华文明
门槛,其历史地位极端重要。中华民
族是炎黄子孙,口传历史距今5000
年。三星村人可以说是炎黄两帝直接
祖先,更是现代中国人的群体祖先。这
为考证炎黄时代人群社会生态提供了
确凿的人类学、遗传学与文化学、环
境学依据。

三星村人的文化实质是在人类第
一次农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蚕桑技
术革新,它是在人类生活由“冬穴夏
巢”的采

杭州的老大哥开了好头,常州、南
京、上海的紧紧跟上。4人同行,章先
生风趣睿智,担当起“牛哥”角色;付女
士知性典雅,常使氛围弥漫着文艺范;
张女士考究精致,精当选择食材,吃出
高性价比。

常州是“4人2聚”之地,当时我想
沪宁杭都是大城市,客人远道而来,要
体现出常州的别样精彩。于是,首站看
粉黛,晚上住民宿,第二天以溧阳一号公
路为游戏线,赏美景,品鱼头。我笑言:
“接待大城市贵宾,要看你们平时不常
见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当两位女士在
一号公路中间,身着彩装,登上车顶,摆
出造型,尽情挥洒之时,我想,她们该
是找回了20多年前西行的感觉,一边
是西北大漠戈壁,一边是江南氤氲温
婉,不一样的风景,一样的放飞心情。
“4人3聚”“4人4聚”同样是“剑走偏
锋”。不在南京的新街口,金陵相会在
牛首山、老门东,以文化胜;未到上海
的南京路,沪上欢聚在醉白池、广富
林,显远古味……

正当第一轮圆满结束,谋划第二轮
时,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反复,我们
不得不中断了相聚。去年阴霾散去,
便一春一秋聚了两次,意在补前年之
缺。相聚之时,愉悦而清爽,AA制但
不影响互赠礼品,那年常州分别,我送
一人一份常州特产大麻糕。离别之后,
交流不停歇,美景美味的推荐,好文好
词的欣赏,家里家外的关切……在疫
情严重的时候,那些即时动态、防
护妙招,成了交流的主打。今年初,
当常州跨入“GDP万亿之城”,他们
也会发来当地相关的评述,这却是我
没想到的。

又值秋高气爽之时,又到“4人7聚”
之际,我们在彩云流霞、成熟收获的
时刻,行进了浙东唐诗之路……这种
普通人的友谊之道何以长青?我想,
或是人生的首度西行记忆深刻,或是
难得的纯真情感历久弥新。看到付女
士在朋友圈发的一段文字,或可更明
缘由:“因为我们有着相近的三观,相
通的语言,相似的经历,也因为我们都
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建设者。”

人类从常州上黄走来

之一贾兰坡教授说:“上黄动物群,特
别是高级灵长类祖先的发现,其意义
可与北京人的发现媲美,这是我国20
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
现。”此后在河南省渑池县发现了上
河嘴猿化石、山西省垣曲县发现了世
界级灵长类动物的共同祖先。中国科
学院院士、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发
掘者在东亚、在中国。

常州从时空隧道走来的中华曙
猿后的代表是三星村人。1984年5
月,金坛三星村古文化遗址第一次考
古发掘,仅640平方米面积内,就清
理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墓葬1000
余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陶
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
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遗址年代
距今6500—5500年前,相当于长
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到崧
泽文化早期。

出土的数千件文物足以反映三星
村人当时创造了十分璀璨的文明,
已进入稻作农耕文化阶段,出现了手
工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定居
群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拥有了
发生新石器时代产业革命的人才、
社会实践经验与物质条件。

三星村人后裔成为了良渚文化的
创造者之一。从7000年前的溧阳
神墩遗址开始,经三星村遗址,到
遍布常州地区4000年前后的圩墩
遗址、寺墩遗址、象墩遗址、青城
墩遗址、江阴高城墩遗址等一系列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遗址,传承有序从未间断,常州远
古文明完美地展现着不断演化的进
程。

集狩猎经济,转向“造房定居”的
农耕经济基础上孕育、产生、发展
起来的。它的文化主线突出地表现
为原始丝绸文明,三星村人是这一
革命的开拓者。

三星村文化仅仅打开了冰山一角,
许多中华文明起源性重大历史之
谜还待专家们去揭晓:如三星村人
是否已跨入城邦、古国的时代?她
们集中生活居住、生产区在哪?是
否已经产生了文字?它的文化对当
前中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三星村人后裔成为了良渚文化的
创造者之一。从7000年前的溧阳
神墩遗址开始,经三星村遗址,到
遍布常州地区4000年前后的圩墩
遗址、寺墩遗址、象墩遗址、青城
墩遗址、江阴高城墩遗址等一系列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遗址,传承有序从未间断,常州远
古文明完美地展现着不断演化的进
程。

配到唐二生产队劳动,老队长高大魁
梧,人很和善,对我们很好。我们
是属于胜利区的知青,区里也很关
照,专门派了两位带队干部管理我
们。其中一位陆姓干部是某电子元
件厂副厂长,后来经过他的努力还
在知青点办起了一个为该厂配套,
专门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中周变压器
的小工厂,知青们就不必顶着酷暑
严寒到农田里劳动了,生产出来的
成果就计入各所在生产队,换算成
工分。

我则主要在大队工作,当过大队
企业的会计,也当过农技员,因为第
二年,大队全部改种蔬菜,服务常
州居民的“菜篮子”,尽管我根本
不会种菜,不过从“战争中学习战
争”是最好的办法,我就跟着公
社农技员,当小农技员。甚至,我
还负责冬天农闲时大队到菱荡河
开河的现场“司务长”,负责开河
社员们的吃喝,保证有充足体力
开河。所以,我给现场乡村厨师的
要求是每天必须有块肉,那时候
的肉比现在的香,养猪不吃复合
饲料,都不是速成的。我住在知青
点的时间不多,记忆最深刻的知青
点故事是,某天深夜睡意朦胧中
被舍友摇醒,原来被贼头连夜解
了,大家半夜吃狗肉,香气四溢。

下乡时间不长,三年还不到。那
时还年轻,只觉得农村的天很蓝,
农村的水很清,在农村,心灵是
自由的,还没到岁月在时光中飘
散一缕缕沧桑,留在心头,让人
不忍卒读的时候。

我成了“知青”



票,记得凭票到专门商店买了一只木
箱,很结实。还有一条粗呢毯子,很
朴素,没有一点花纹,颜色淡灰紫
红,摸上去倒很厚实,还有棉花胎
等。

那一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已经记
不清了,记得清的是那一天我真正
来到农村,“赤脚走在田埂上”,成
了一名插队“知青”。还记得大队
墙上有一条标语:“滚一身泥巴,炼
一颗红心!”马公桥下当时郊区
五星公社新丰大队,那里几年之

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综合开发、配
套最全、运用建设新模式的住宅小
区——花园新村,成为全国典型,
为常州争了光。但是,为我们建造
的知青点,一座两层小楼也随
之荡然无存。

到了大队,知青点当作宿舍的
两层小楼早已造好,有一个大院子,
还有一排平房,可以当会场,平房
南边就是食堂,总体条件还可以。
知青们分宿各个房间,我记得有
一位舍友姓李,他父亲是常州某煤
矿的矿长,没多长时间他就离开
了。我被分

谈天说地
刘持平



中华曙猿复原图

人类从何而来?人的智慧从何
而来?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两大
千古之谜。世界古生物学家、古
人类学家在孜孜以求,试图解开
这一千古之谜。上世纪八十年
代,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林一
、齐陶等人发现的中华曙猿证
明,人类从常州上黄走来!

经中外古人类学者鉴定,中华
曙猿是世界上已知的高级灵长
类动物中最早的,它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一切高级灵长类动物的
共同祖先。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发掘者

我本来可以不当“知青”的,但
我还是成了“知青”。

1976年,我高中毕业待分配一
年后,可以不下乡,不过那必须
是以我弟弟4年以后到更远的
农村插队为代价。当时的政策
是:家中有两个孩子,必有一个
下乡插队,如果老大留城,老
二就必须到更远的农村;如果
老大先下乡,就可以安排在近
郊农村,而以后老二可以分
配城市工作。

父母陷入两难境地,手心手背
都是肉啊!终是要面对。过了
几天,面色沉郁的母亲找我商
量,其实他们可以直接决定的,
但还是找我来谈一谈。摆明情
况后,沉吟半晌,我说,我是老
大,既然政策有硬杠杠,也难
两全其美,那我就先下乡吧。
那时还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
说法,想的基本都是利他,至少
我的想法是这样。母亲如释重
负,但看得出来她心里也不是
轻松的,我想世界上的父母都
是一样的。也有很多父母与我
父母的选择相反:捞到一个算
一个,老大先工作了再说。有
一点我父母是没有料到的,仅
三年之后,知青下乡政策就退
出了历史舞台。

下乡的喜报很快就来到了家
里,批准的日期是1976年3月
24日,批准单位是常州市胜利
区革命委员会。胜利区就是现
在的钟楼区。这一天,我就成
了“知青”。一起来的还有几

青春之歌
周逸敏

纤夫的遐想

每当我披着晚霞,漫步在
孟津河边的景观步道上,目睹
绿树成荫的驳岸和快速穿
过的船只,总会勾起心酸的
青春往事。

孟津河是京杭大运河的支
流,是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
运河。真如美国作家安·兹温
格在《奔腾的河流》中所写,
“当一条河流伴随着你成长时,
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
河流是最容易令人勾连起时
光的意象,我作为曾经的纤夫,
更是情思悠悠,感慨万千。

五十多年前的一年除夕,
为趁过年空档,生产队派船去
六十里外的常州新化化肥厂
装氨水。我和另外两个年纪
稍大的搭档。好不容易排队
到中午,装上了满满的船氨
水,心里乐滋滋的,想起回家
吃年夜饭。

天空却飘起了鹅毛大雪,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因为拉
纤要比摇橹快得多,所以我们
两人在岸上拉纤,一人在船上
掌舵。在没桥洞和没交叉船
只的情况下,我们全力以赴,
身体几乎伏向地面,脚蹬蜿蜒
不平、“水乳交融”的纤道,
气喘吁吁地负重前行。

要说这纤道,也就是拉纤
的人多了,使弯弯曲曲的河
岸上,踏出了一条坚实的路
基,但纤夫的箭步又导致路
基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粗
粗长长的纤绳,总是绷得好
直好直,一头牵引着迎风搏
浪的船身,另一头,深深地勒
进了我们的肩胸。为不让纤
绳积雪,还不时抖动一下纤
绳。幸亏是大年三十,又是
风雪交加,来回运输的船只
少了许多,减少了河道拥堵
、纤绳交叉的麻烦。柔柔的
雪花沾满了头发,鼻塞喷出的
粗气与冰冷的寒气交集,很
快就凝结成白霜,染白了胡
子和眉毛。脚尖拼命地戳穿
了一双舍不得穿的老棉鞋,在
冰雪交融的纤道上用力摩擦
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像嚼
锅巴的清脆响声。棉袄里面
汗流浹背,外面仍草绳束腰,
纤板紧贴胸前。我俩一前一
后,

哼着号子,约着步子,紧拉
纤绳,艰难地一步一个脚印
向前迈进。船儿也像理解我
们急切要回家过年的心思,
迎风破浪向前进发。当遇到
桥洞,必须站上桥背,将纤板
向下,靠惯性用力甩过桥背,
再继续拉纤。如遇到桥面较
宽的石拱桥,那只能将纤板
丢到船上,船过桥后,再将
纤绳和纤板丢给我们,快速
前行。遇到来船,必须小心
翼翼与对方纤夫交叉好纤
绳,里、外档决不能搞错,如
有搞错,浪费时间不说,有可
能两船摩擦相撞,造成赔偿
争议,就麻烦了。

夜幕降临,一望无际的田
野和高低错落的村庄都是白
茫茫的一片。看着沿岸村庄
星星点点的昏灯光,闻着时
不时飘来的炊烟和饭菜香
味,饥肠辘辘的我们好生羡
慕。我心想,要是夏季,沿途
还能见到河滩边的黄瓜、香
瓜,随手摘一个就可以充饥,
而现在,只有一片茫茫雪地,
饿极了,只能抓把白雪,塞
进嘴里。

我不禁遐思:这弯弯曲曲
的河岸纤道,走过了多少代
、多少人的艰难脚步。他们
不屈不挠,一遍又一遍丈量
着似乎永无尽头的河岸土路,
一年又一年地剥蚀着他们生
命的同时,也将那么多凄凄
凉凉的悲凉故事填进了他们
的心里。那些由他们自己的
双脚踩出来的故事,也和
他们散落在运河边的足迹一
般,脚印一抬起,就什么也没
有了,留下的,只有千古不变
的涛声和风雨声,只有我坚
信,总有一天,这承载着无
数人苦难史的纤绳,都将成
为一去不返的故事。

如今,大运河依然宽阔通
畅,我年轻时船运无数次的
孟津河仍然淙淙流淌,但两
岸再也不是弯弯曲曲、高
高低低的纤道了,大多砌了
石驳岸,杨柳依依,花开四
季。踏遍江南水乡,已不见
靠纤道的船,更没有了纤
绳、纤夫和纤道,取而代之
的是一艘艘豪华、快速的
现代化机动船,连运输的大
型轮拖也很少见到了。那
种“恩恩爱爱,纤绳悠悠”
的浪漫惬意,恐怕也只有
现在舞台上有了。